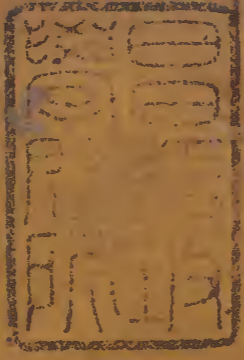


史記題辭

卅九

世家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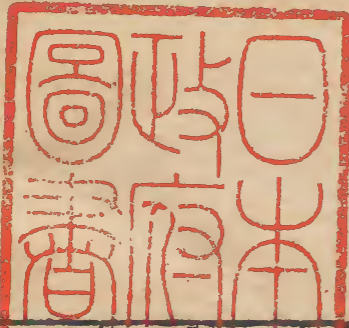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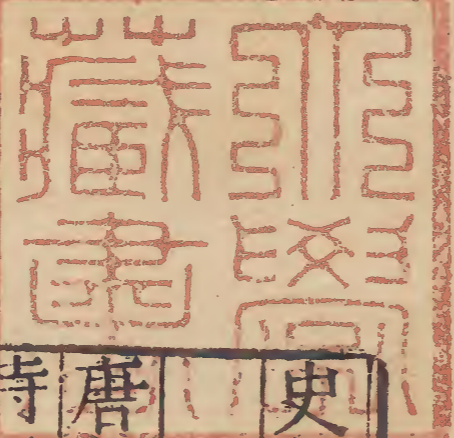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七	四	九
六	六	九	
六	九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七	九	
八	七	四	九
六	六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49	
冊數	60 (26)		
函號	279	41	





史記題評卷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

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夢云謂武王曰余命

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

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

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

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

御龍以豕彘章之後龍一唯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

而封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

而封太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丐所

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襄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  
唐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

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

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

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

正合在晉州平陽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

侯正義曰燮音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

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也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

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索隱曰系本作輻厲侯子宜曰是

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

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

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周召和其百姓行

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

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

皆作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鄒誣本作弗生或作潰

王並音祕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

子仇杜預曰十年伐千畝有功條杜預曰西河界休生

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晉人師服曰賈逵曰異

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

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

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

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

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六年侯十年周幽王

無道大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

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

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曲沃邑大於翼翼

晉君都邑也索隱曰冀本晉都自孝侯已下成師

封曲沃號為栢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相

栢叔栢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

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

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栢

叔栢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栢叔栢叔敗還歸曲沃

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曲沃栢叔卒子鱣代栢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鱣音時

戰反又音善又音施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

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

子郟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

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

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

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

立正義曰稱天謚反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

公哀侯八年晉侵陘賈逵曰翼南鄙之名陘廷與曲沃武公

謀九年代晉于汾旁正義曰汾小之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

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

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

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相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知之

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相

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伐曲沃武公

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

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

至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相公始霸曲沃

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公會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諛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

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

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

之八年士蒍說公賈逵曰士蒍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

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

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蒍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

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

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蒍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

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

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北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

是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  
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  
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  
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  
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  
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  
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  
命曲沃伯以一軍  
為晉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  
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  
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

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  
○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  
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  
為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  
耿城是故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  
為大夫士蒞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  
有先君之  
主曰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  
位極盡於此  
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王肅曰太伯知天命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  
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  
虔曰  
日數從一至萬為滿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  
魏喻巍巍高大也

王肅曰太伯知天命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是為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

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

數其必有眾杜預曰以魏從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

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辛廖占之曰吉賈逵

曰辛廖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

晉大夫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

曰東山赤里克諫獻公賈逵曰里克曰太子奉冢祀

杜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厨膳飲食故曰冢

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從曰撫軍服虔

曰助君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

循軍士

曰率師者必誓軍旅杜預曰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

專謀軍事杜預曰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

曰國政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

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

不孝是為師杜預曰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

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

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

之教以軍旅賈逵曰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母懼不得立服虔曰不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衣之衣偏異色駸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衣之衣偏異色駸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衣之衣偏異色駸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衣之衣偏異色駸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衣之衣偏異色駸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衣之衣偏異色駸



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衣去聲下衣如字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音決里克謝

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

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正義曰言虢助晉伐

也曲沃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

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

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也

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

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

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

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

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

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

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

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

從傍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

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太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

也墳起也與太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

也墳起也與太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

也墳起也與太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

也墳起也與太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

士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

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

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

曰國語云申生乃雉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

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

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

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屈

城弗就正義曰蒍為詭反為于偽反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為士蒍

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

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

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

韋昭云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鞞也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

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

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

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

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

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

文王卿士其記動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

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栢莊之族乎栢

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胥之與齒胥亡則齒

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

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温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

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

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而修

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率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

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

曰以馬齒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

賈逵

曰賈華晉屈潰正義曰民逃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

可右行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

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百歲後可

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

擊晉於鬻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裴

擊晉於鬻桑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

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

內索隱曰河內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

也弟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

縣東南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

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

也但母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

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

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

慙謂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

者見荀息不肯君命死不肯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

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

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謂荀息曰三

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

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

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

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荀息

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

戎卜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釁折有

中害及破驪戎獲驪姬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

齊悼子使人迎公子正義曰國語云里克里耳於翟

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吾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欲立之重耳謝曰負

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

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

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省音青杜預云呂省正義曰呂名飴生字子金郤芮郤芮正義曰郤成子

即冀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

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

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

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

田百萬命郤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踈略也

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

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新

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以見許之遂不見

曰孤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

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

矣索隱曰更改也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

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

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與秦若重賂與

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

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

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與大夫韋昭曰七與申生下軍之

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

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與大夫國人不附

二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公為王卿七

索隱曰謂受王脩也事見僖十一年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

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

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

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

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

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

謀之號射曰服虔曰號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

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

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

兵伐晉六年春秦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

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尤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

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

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

也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

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

今之韓城縣是惠公馬蹶不行索隱曰驚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

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賅不亦當乎遂去更

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梁由靡大夫也號射為右輅秦穆公服虔

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及獲

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

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

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

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

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母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



圍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

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國亂恐亡父母不憚立

也子圍不憚立子圍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圍為

君之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

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

公餽之七牢正義曰餽音匱一牛一羊一豕為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

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

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

圍質秦正義曰質音致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

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

圍女為妾服虔曰圍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

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正義曰音皮怨其眾數相驚

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

數子太子圍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

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

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

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

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亡歸晉十四年

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  
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  
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  
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  
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  
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  
使人告欒卻之黨正義曰欒枝為內應殺懷公於高  
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  
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

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  
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  
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  
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  
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  
鞮亦曰寺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  
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  
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  
索隱曰咎音高鄰  
本作困如又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正義曰  
直留反  
云或作囚

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

索隱曰左傳云伐齊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

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

居狄五歲而晉獻公

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

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

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

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

用興索隱曰興起也非翟可用興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

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

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

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

笑曰犁二十五年索隱曰犁猶比也。正義曰杜預

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

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

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

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

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

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

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

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  
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也勸重耳趣行  
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死於  
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  
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然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  
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  
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  
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

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  
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  
重耳食置壁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壁去過宋宋襄  
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  
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  
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  
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  
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  
侯亡公子過此者眾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七 余海

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  
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  
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  
子子其母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  
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  
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  
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  
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逐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  
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

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  
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  
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  
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  
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  
服虔曰胥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  
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  
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

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

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  
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  
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  
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  
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  
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  
臣呂卻之屬正義曰呂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  
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  
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

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  
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乃投璧河中  
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  
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  
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  
曰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  
晉地名即文王之子所封又音眾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  
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即位為晉  
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

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  
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  
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  
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  
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  
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  
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  
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  
告而君不見禍入且及公天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

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

人曹邑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

有故王城今武鄉城國人莫知二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秦公

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  
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  
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  
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  
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  
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

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  
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  
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  
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  
之功以為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  
曰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左  
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  
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

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

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  
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

非其數也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

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

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賈

曰縣上晉地杜預曰西河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

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

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

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



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矣石之難汗馬之勞此

復受次賞若以方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

賞之後故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

將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趙襄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

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

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

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

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

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

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也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

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驪為右正義曰欒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

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水縣西北

有原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

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

于斂孟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

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卒服虔曰衛地也公

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

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

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

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

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遂其入

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屬宋公先軫曰執曹伯分

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

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

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於是文公從之而

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

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

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

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

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

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

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

夫大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

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

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

軾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

軾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

軾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

軾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

軾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

則母禮不許楚是弃宗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

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

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

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

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

隱曰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憖也巳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

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

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

○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在河北今元城縣西

有踐土驛義或然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

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來

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

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茲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也

赤茲弓黑也拒鬯一卣珪瓚賈逵曰拒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

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

賈逵曰稽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

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

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

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

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

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

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

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

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

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

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

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勲業全乖太史公  
 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踈謬裴氏集解亦  
 引孔馬之注而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醉也  
 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  
 三洪又平王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一年為  
 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柱以為蓋  
 天子命晉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能詳慎顯用明德  
 此一辭尤非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帝集厥  
 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  
 我一人長安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  
 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  
 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  
 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

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  
 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王之  
 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  
 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  
 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  
 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  
 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  
 之以勝然此一特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  
 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温

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擊將右行與此文異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也索隱曰按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

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索隱曰使謂燭之武也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奉晉伐鄭蠲之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戕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

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  
 兵至骨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  
 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  
 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  
 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  
 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  
 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林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  
 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  
 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

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

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

報殺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

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

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

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注而歸也彭衙在郟陽北

汪不知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

地在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

城服虔曰秦邑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

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趙盾代趙

也霍伯先且居也

也

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

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

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

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

嬖於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

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且為

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

小國僻也毋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

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

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特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

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

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

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

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

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

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

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趙盾

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

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  
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  
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  
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六年秦康公  
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  
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  
亂乃詳令魏壽餘及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  
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  
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  
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

周亂而立匡王

索隱曰左傳文十  
侯之師八百乘納

四年晉趙盾以  
捷菑于邾不克乃

還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  
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

事但文相連  
耳恐此誤也是年楚莊王初即位

宣子平王室而復  
捷菑不關王室之十二年齊人弒其

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

雕墻從臺上彈人

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

服虔曰蹯熊掌其肉  
難熟。正義曰胹音

音樊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

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于二人前諫隨會

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

賈逵曰鉏麇晉  
力士。正義曰

鉏音鋤  
麇音迷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弃君



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

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

提彌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反則祁

提二字同音也而先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

神曰祗皆作示字鄒為祁者蓋由祁提音相近字遂

變為祁也眯音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

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盾

嗾葵者也眯明聞而死今合二人為一人殆非也

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

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

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

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

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

先縱鬻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

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

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

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

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

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

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大史董

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

與

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盟于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栢子伐陳栢隱曰栢子司林父也因救

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齊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筆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其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為

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計之隨會曰昔文公之  
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王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  
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  
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  
族殺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  
王疆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  
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  
使解楊給為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  
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給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

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  
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  
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  
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  
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  
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  
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

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魯  
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誕及別  
本作侑字侑侑作鄒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魯  
諸及鄒鄒即侑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

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  
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  
於鞏地名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  
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  
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案隱曰傳作叔子齊使曰蕭桐  
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  
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  
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  
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

作六卿韓厥鞏鞏趙穿荀驢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驢  
音佳謚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  
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崩  
預曰在馮翊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  
夏陽縣北也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  
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  
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  
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  
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

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  
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  
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  
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且將成差五  
年三卻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卻卻伯宗以好直諫  
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  
晉怒藥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  
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  
自發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

中遊共王自楚兵敗於鄆陵徐廣曰一作馮服慶曰鄆陵鄭之東南地也  
子及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及其侍  
者豎陽穀進酒子及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及子及死  
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  
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  
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藥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  
而遂敗楚左傳曰藥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乃使人間  
謝楚楚求詐厲公曰鄆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  
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藥書藥

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卻至  
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  
公驗之信然遂然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  
卻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索隱曰宦者孟張卻至射殺宦者  
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反以爲卻至奪豕也將誅三卻未發也  
卻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  
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  
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  
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

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

也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卻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

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

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

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

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

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

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

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

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  
得立號為相叔相叔最愛相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  
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  
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幾為君索隱曰幾音與謂望  
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相叔之後賴宗廟  
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  
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  
劫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  
問群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

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  
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魏絳戮行陳也  
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  
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  
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成棟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立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此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  
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十四年晉使六  
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  
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為本冬悼公卒

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  
一作歷。索隱曰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  
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  
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  
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  
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  
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  
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

去以報臨菑之後也十年齊崔杼殺其君莊公晉因  
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後也十四年吳延  
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  
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  
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  
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  
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  
趙魏范中行及晉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疾立頃  
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



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  
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  
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  
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  
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  
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  
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  
寅范結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  
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

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  
乃移兵伐范中行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  
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  
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  
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  
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  
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  
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  
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特趙魏韓共滅范氏及  
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

三晉故云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

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

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相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

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

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

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

魏栢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

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

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

文侯初立在敬公

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

止是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烈公

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

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

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相公二十

於屯留已後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是歲齊威

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

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相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相公十五年卒

又趙系家列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  
靜公遷為  
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  
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  
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  
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  
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記題評卷三十九

文化幸未

